





哭州將賤 語字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七

政術部

公正二十七

夫公治化之本德教之基也應厚哭州將賤治天下必先公則天

下平矣呂氏春秋昔先公則治天下必先公則天下平矣

必以偏注曰上志古記公天下理者常無私矣呂氏春秋

正也平和也偏私也天下理者常無私矣呂氏春秋

者固必道乎性命之情通乎性命之情者常無私矣夏不

衣裘非受表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翼扇清有餘也故聖人不

厚書治要御覽七十七得下俱有必字畢本脫



公而醜者忘怒

習鑿齒漢書晉春秋葛亮論云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

所以受能窮初而不然者以其無私猶以免直繩者桂木

所憎清公者姦慝所讐抱朴子名實篇云直繩者桂木

無私覆地無私載私而行其德下為德物遂長焉注遂成

焉 恕天下當與天下同心 徐野民云晉紀劉弘字季和為

陽顯郡初資名未允以巧聳夏侯陟為之弘曰夫恕天下

當與天下同心理國與一國推賢吾恕荆州郡安得十女

聳然後 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周生烈云天無私覆地無私

賢禪人道無私也禮曰無偏無黨無頗尚書洪範孔安國

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也 無偏無黨無頗 尚書洪範孔安國

正也言當循先立義以治民蕩 不私其身不外其民 任子

蕩言開闢也平平言辨治也 不私其身不外其民 任子

不務私其身不外其民故曰百姓之身猶吾身也 以公滅

為戎翟之病棄國之富秋策而去民追慕之如水 以公滅

私民其允懷尚書周官孔安國傳云從以公 常無私於上

均恩澤於下漢書劉向傳云向諫成帝云聖人 均恩澤於下 和萬邦黎

民無月能隆興胤 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春秋左氏傳云仲

嗣與天無窮也 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尼曰周任無言為

政者不賞私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者雖親必罰 蜀志諸

勞不罰私怨 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者雖親必罰 葛亮傳



寬訟柔亦不如剛亦不吐毛詩蒸民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孤寡不畏強禦

也公正無私孔子家語澹臺滅明字子羽有君子之要姿以容貌之其才不充然其為人公正無私取

與去就已公平無私韓詩外傳云正直者順道而行理而語其名也言公平無私楚不為安為肆安不為

危易公正不私漢書朱邑傳云惇于故舊然性行已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公直無私

呂氏春秋云不奢者公正無私楚昭王使為政廷有殺人首者乃其父也諸死于王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事君枉

法不為竭忠能正其志周易明夷卦彖辭之內難而能正反伏質而死其志箕子以之謹案箕子紂之諸

父正志秉節不隨紂其為正直順事毛詩羔羊退內食自惡與對骨肉故言內難也

威勝也自然也從公謂正直順於正而不譎論語憲問子事也委委地地委曲自得之貌也

而不譎馬融注伐楚以正論責苞茅之貢晉諸季胤為吏部尚書正身率下職不執法守正東觀漢記云

傾僥故能行其所見遂邦之選列執法守正永平中車駕出信陽就陰干車騎突鹵簿車府令齊國徐匡就車駕故

收送獄詔書遺匡匡自繫獄吳良上言信陽侯驕無人臣禮匡執法守正而下獄怒政化由是剛正直繩王隱晉書

而隨侯於是詔出左傳遷弗言立長志在奉公漢書蓋寬

建議起成為司隸校尉固辭不免力乃疾視事每剛正直繩師師嚴憚

饒為人剛直高奉法不黨說苑楚令尹於丘子舉孫叔敖節志在奉公

言孫叔敖果可使持政奉國法而奉法不避東觀漢記蔡不黨施刑戮而不亂可謂公乎

命乎從征河北為中軍令舍人中兒犯法遵殺之收遵時主簿曰令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上及

第道以縣馬數進見上愛其容儀



寬訟柔亦不如剛亦不吐毛詩蒸民惟仲山甫柔亦不如剛亦不吐不侮孤寡不畏強禦

也公正無私孔子家語澹臺滅明字子羽有君子之要姿以容貌之其才不充然其為人公正無私取

與去就已公平無私韓詩外傳云正直者順道而行理而詰其名也言公平無私楚不為安為肆安不為

危易公正不私漢書朱邑傳云惇于故舊然性行已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公直無私

呂氏春秋云不奢者公正無私楚昭王使為政廷有殺人首者乃其父也諸死于王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事君枉

法不為竭忠能正其志周易明夷卦彖辭之內難而能正反伏質而死其志箕子以之謹紫箕子紂之諸

父正志秉節不隨紂其為正直順事毛詩羔羊退內食自惡與對骨肉故言內難也

咸膳也自然也從公謂正直順於正而不譎論語憲問子事也委委地地委曲自得之貌也

而不譎馬融注伐楚以正論責苞茅之貢晉諸正身率下公贊

季胤為吏部尚書正身率下職不執法守正東觀漢記云

傾僥故能行其所見遂邦之選列執法守正永平中車駕

出信陽就陰干車騎突鹵簿車府令齊國徐匡就車駕故收送獄詔書遷匡匡自繫獄吳良上言信陽侯驕無人臣

禮匡執法守正而下獄怒政化由是剛正直繩王隱晉書

而隨侯於是詔出左傳遷弗言並長剛正直繩咸傳張華

連議起成為司隸校尉固辭不免力志在奉公漢書蓋寬

乃疾視事每剛正直繩師師嚴憚饒為人剛直高奉法不黨說苑楚令尹於丘子舉孫叔敖

節志在奉公言孫叔敖果可使持政奉國法而奉法不避東觀漢記蔡

奉行遵命乎從征河北為中軍令舍人中兒犯法遵殺之不黨施刑戮而不亂可謂公乎奉法不避遵令傳曰遵



贊之以為刺舉無避漢書諸豐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經為

之語曰聞何閔逢諸葛也無所阿避史記奢傳云楚昭王

阿避行道有殺人者追之及正其父也縱其父而還夫以父

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人也臣罪當死王曰殺人者臣

之父也伏罪子其治事矣奢曰不思其父非孝子也不奉

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士罪也伏無所屈撓東觀漢記

討而死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命無所屈撓申屠跽傳

云跽為尚書令謇謇不避貴戚史記尹齊云傳齊東鄉人

多直言無所屈撓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不避強禦

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都尉閔不避強禦東觀漢記鮑永

校尉鮑恢為從事抗直不避彊不畏豪族謝承後漢書王

禦語曰貴戚且斂手避二鮑不畏豪族閭傳云吳郡王

合字公選冀州刺史不發刺不以私欲撓意典畧云荀彧

史不畏豪族號曰王獨坐也不以私欲撓意折節侍王坐

不以累席在于臺閣言事無所違東觀漢記第五倫傳云倫

所依正色立朝春秋公羊傳云宋督將殺殤公孔文生而

違正色立朝存則殤公不得殺也故於是先政孔父之

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孔父正色而立

於朝則人莫敢而致難於其君者孔故可謂義形於色矣

何休注公內有其正色當階續漢書趙傳云為太尉受遺

義外形於顏色也正色當階詔典喪禮時丞王莽之亂因

國無舊典皇太子與諸王喜侍云喜為太子王離當朝

止同席熹乃正色橫劍當階下諸王以明尊卑也當朝

正色會稽典錄云魏朗字少英上虞人轉功曹書佐正直

非臣服非翁不敬勅卒徹去府君嘉朗當雅然正色傳咸



將曹府君碑云伊公文朝雅直道而行益部耆舊傳云任然正色既侍皇帷讜言常則直道而行昉字文始遷司隸校尉門自守不與豪右交通循法立身直推官是視晉紀道而行由是貴戚檢手朱京師發政清之推官是視晉紀曰却詵為尚書右丞奏推吏部尚書左丞崔洪洪曰我舉即丞而還奏與挽弩自射詵聞曰崔侯為相國舉才我以才受學推書法不隱為法受惡春秋官是視各明至矣何故斯言也書法不隱為法受惡春秋云趙穿然靈公桃園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政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自貽伊戚其義之謂乎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受惡董狐奮筆帝王世紀云周監二代禮文取脩史劉暉索紙諸官有法法是董狐奮筆趙孟受惡劉暉索紙晉公贊云劉暉敬子暉字長升為侍御史尚書郭彰呵暉不敢截君角暉厲色曰天子法官而索截角彰何以敢示

文始

字同治要較

三二

索紙筆奏之彰伏坐上不敢乘校眾南史執簡春秋左氏人解而止暉嚴直之望聞於內外耳南史執簡春秋左氏杼城其君太史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民之南之開太史盡死報簡以往間既書矣乃還司隸舉節漢書諸葛豐傳法官之人云豐為司隸校尉侍中許章以威貴幸於後於道相逢之豐齊節行之章突入內殿更相表奏成帝詔去案太后外孫漢書義縱傳云安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也案太后外孫漢書義縱傳云安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仲上治皇客陳留耆舊傳云虞延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修成治皇客陳留耆舊傳云虞延陰皇后鞭太子傅令梅陶伯叙云余為中丞鞭太子傅令字安親友若敢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曲於陛下皇太子所以崇上由吾奉正法豈其為檄詔鄧通枉道曲嘉入媚皇太子特見延請賜以清宴為檄詔鄧通漢書中屠嘉入朝居上旁有急慢之禮嘉罷朝坐府而為檄召鄧通至入朝居上旁有急慢之禮嘉罷朝坐府而為檄召鄧通至

司隸舉節四字原本作小字

三一



責朝廷夫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上大不敬當斬  
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釋  
奏請誅晁錯漢書  
之如淳臣注曰嘉語其史令行斬之

剛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晁錯為內史貴  
幸用事門東出使更穿一門南出南也者太上皇廣墻垣

也嘉聞錯穿宗廟為奏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真直廟垣  
乃外墻垣且又我使無為錯無罪錯罷朝嘉請長史吾不

悔先斬錯乃請之為所  
王駿奏匡衡漢書王駿傳云駿為

賣至舍因嘔血而死  
匡衡迂解光奏王根漢雜事云襄帝時司隸校尉解光奏

庭貴人上遣根歸根既為廢人也  
宋公違命無畏誅其僕

春秋左傳云楚子田孟諸宋公為左孟子朱及父之無畏  
為左司馬令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誅其僕以恂或謂

子舟國君不可戮也子舟田當而行敢揚干亂行魏絳戮  
之有敢愛死以蛇官乎謹按子舟有畏

其僕春秋傳云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典梁魏絳晉戮僕

辱知之必殺魏絳對曰絳無二志事君子避難趙孟干行  
其罪不世逃形其將來辭何辱命為言終絳至

獻子戮之國語趙宣子於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空河曲

之眾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登廣之而夕戮其車其車  
其安誰安之宣子占曰吾聞事其君者比而不黨吾言何

以從君懼懼不能也舉而不能黨既大焉事君而黨吾何  
以從政吾固以是觀汝汝逸之苟從事賈達注曰宣子趙

盾也干犯行之  
虞丘干法叔教戮之說苑楚令尹虞丘子

軍也比義行道  
言于莊王曰臣聞奉  
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為臣為令尹十年矣國  
不加法獄訟不息孫叔敖秀才多能其尹舉而授之政即



國可使寧莊王從之以孫叔敖為令尹少馬虞  
丘子家干法叔敖之虞丘子善入言之王也 梁冀帶劍

張陵奪之 仲為尚書張凌初為梁冀弟亂所奪廉正月歲  
初百官朝賀冀時家不恤之王憲帶劍入省陵

比冀出入勅羽林扈凋林霍奪長辭不應即 桓譚鼓琴宋  
治勅奏罪胤謂凌曰昔奉君適以自代也

弘讓之 東觀漢記宋弘為桓譚才李洽聞幾能及其揚雄  
劉向文子父君譚給事中上每宴輒故令鼓琴好

其繁聲弘聞之悔於荐舉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  
不與席而讓之曰吾荐之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而今數

進鄭聲以亂 亭長白奴鄧弘賞之 東觀漢記鄧弘傳方弘  
雅故非忠正也 字叔和紀和嘉后兄也

奴辭繫長壽亭將詣第白之弘柳見 不吐剛而諂上不如  
亭長賞錢五千屬之曰健直當然

柔而黷下 傳云漢陽太守爰銘云敦方足以正眾邪肅清  
足以濟殊俗不足吐剛而諂上不如柔而黷下

也 公法不阿親 說苑云人臣公治官事則不營私處公門  
則不言貨利當公注不阿親奉主舉不避

仇讐忠於事君 行公志 私惡 呂氏春秋云桓公行去私惡  
是之謂公法也 用管仲而為五百長行私阿

愛用堅刀而 不可干以私 漢書云尹翁歸字子先為東海  
太守遇辭定國于廷尉于定國

出於戶 屬記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往  
家在東海欲見其邑子

與終日不敢見其邑子 謝承後漢書范滂傳云字孟博  
不任事也又 不敢以私人 汝南人太守宗資署功曹滂外

不可干以私 生西平李頌公族守子孫頑獨穢鄉曲所棄唐常侍衡書  
求屬事資資勅公曹占署文學滂不聽衡復有書重責謂

資名功曹書佐朱零文不占領意休零以告濛濛謂曰答  
教當言頌則傍人姊子豈不樂其狀進頌濛穢小人不宜

霑汚清朝不敢以 堯舜至公 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不  
私人是以不占 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



不與其子而老聃至公呂氏春秋云荆人有遺弓不肯索授禹至公也曰荆人遺弓荆人得之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則至公也解狐薦讎韓子云解於趙簡子以為相其讐往拜謝解狐引弓謝安舉親與書中迎而射之曰不為怨汝之故推吾君也云謝安傳云且賊強盛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遏北方者安曰惟有兄子玄可却超聞而疑曰安違眾親明也實不負舉親明也內舉不失親左傳云范宣子內升樂主鮒玄不負舉才也內舉不失親見叔向向曰吾謂子請叔向不應其人皆各疑叔向向必祁大夫樂主鮒從君者何能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避親其獨遺我乎呂氏春秋傳云晉平公問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對曰鮒公曰非子之讎乎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問曰國無尉其誰乎對曰午可公曰非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公曰善遂用之孔子聞之善哉耶黃羊外舉不避讎內

舉不避親子外舉為諂立其子不為比左鄭公初奚請老可謂公也矣狐其讎也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君子謂范滂不署文學謝黨其奚之謂矣杜預注曰午祁奚子也後漢范滂傳云滂字孟博汝南人太中宗資署公曹外甥西日平李頌蜀機為鄉曲所弃常侍唐衡書求屬任官資勅曹台署文季滂不聽極久資功怨曹書佐朱零入問大五伯乱猛仰信之言范滂清議猶利刀割截腐肉願府可答殺不為苟或不可議郎德薄云苟或有羣從一人才滂所廢固也荀或不可議郎德薄云苟或有羣從一人才可以其為議郎耶或笑曰官者以表也若呂子明薦蔡來從眾人其謂我何其侍必定實如表如此也遺吳志呂蒙傳云蒙字子明嘗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曰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願部權問所用蒙因荐遺奉職鍾離意白周樹鍾離意別之便云意為功曹常非往史也周樹白事誕欺朝中皆知意心恨



中部平永欽意牒白賊曹吏周樹結髮佐吏服勤桓公置  
文法果於從政行如玉石折而不撓請宜部職也  
射鉤而使管仲相左傳云呂卻畏偏將其公宮而殺晉侯  
命一宿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殺予  
君命汝三宿女中宿雖有君命其何速也夫祛猶在其行  
乎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  
人余何者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  
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公見之以難告杜預曰告謂  
呂卻欲焚公宮謹案晉文公初奔蒲晉獻公吏待人被呂  
蒲文公踰垣而走被斬文好不廢道惡不去害左傳云晉  
公被所以云夫祛猶在  
土告射奔齊物范氏之臣壬生惡張柳相言諸昭子曰夫  
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道惡不去害義之經  
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相謂子其子不從生勉之所  
我將止死王生殺我矣吾不可以潛之遂死于柏人也

爭者私情所陳者國事

范後漢書袁紹傳云官度之敗審配二子為曹操所擒逢紀與配不

睦紹以詞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  
以二子在南不義也紹曰君不惡之耶紀曰先所事爭者

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可廢配也先國家後私讐  
史記藺相如傳云

廉頗之右頗目相如素賤我必辱之相如每朝常稱疾不  
與廉頗爭列常出見頗引車避趨舍人讓之相如云視余

之將軍孰善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比辱之獨畏  
廉將軍哉吾念秦不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耳今兩虎

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私事害  
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卒為刎頸之交也

公議說苑云晉文侯問於咎犯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對曰  
虛子羔可曰子羔非汝之讐與對曰君問可為守者

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謝之咎犯曰荐子者公也  
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可去矣願射子矣  
不以私好



害公義

東觀漢記陰興傳云興字君陵盡忠竭思不以私害公義興而張宗解子褒不相善而知其有用猶

稱所長而荐之張祀莊禽之徒興與舉善以其華而少實私以貨財終不為言也

文王不朝保申

跪而加笞

說苑荆文王得如黃之荀菌雲之增因于雲夢三月不返得丹之姬淫其年不聽朝保申謂曰

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答王伏臣將答王王曰願請變更而無答保申曰承臣先王之命不

敢王任伏命申束紬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稱謂王起以王乃殺如黃之荀折籬露之增逐丹之姬國三千

今荆國廣大至於

郎君升危咸遂杖二十

吳錄云包咸吳郡人黃府君署

戶曹府君行春咸留守郎君緣樓探雀卵咸責數殺弟者之以春月不宜破卵升危非子道也遂杖二十

刺史哭卿者道將

于寶晉紀云荀晞為兖州姨母有子坐事姨母何晞流涕扣頭中外皆乞終不

得死後所生哭之甚悲曰殺弟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

飲者私恩案章公法續

書蘇章傳云章字撫汝為冀州刺史人為河西太守章行部案其奸賊乃請太守為設酒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

我獨有二天章令少夕蘇撫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章公法也遂章其正罪闔境知章無私望風

畏肅也雖同歲子所不能赦汝南先賢傳云黃浮為濮陽令

望浮為主浮曰周公誅二弟石碯討其子周公殺管叔秋

今雖同歲子所不能赦也遂竟治之也

左傳云放游楚於吳將行子產咨于太叔叔曰言不能元身焉能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

周公殺管叔而蔡叔夫不豈愛之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杜預曰注大升游楚王兄弟也元蔽也蔡放也謹案叔向數叔魚左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



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減義也夫可謂直矣杜預注曰未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于義未安直則有之謹案叔魚向也弟子文公心致族廷理者廷理聞而釋之子文之族有干法責之曰吾於法紀甚明而使廷理緣吾私心釋之是不公之心明于國也一國之柄以私聞與吾坐無異不若吾死遂致其族人族廷理懼遂刑之不是孟玉允宜不恤其親刑也吾將死之廷理懼遂刑之不是孟玉允宜不恤其親俗通曰樂安周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奕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為宿留周自劾去詣府蹈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曰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任憲乎遂斃獄中弟婦不哭死子哭孟玉也日磔殺弄子前書金日磔傳曰磔子二人皆愛為武帝弄兒後壯大不謹自殿下不與害人獻日磔適見之惡其淫亂遂陶丹責任子晉中興書曰陶丹吳時例任妻息丹子操任在武昌私遷視丹丹病遣人殺之

責之曰朝廷以我為邊將取汝為任忍所私以行大義呂氏而敢越法移行速還所任竟不見也春秋云墨者鉅子腹蘄君其子殺人秦主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寡人已令使弗誅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者刑此所以禁殺傷天下大義也王雖以賜而令吏弗誅腹蘄不可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任公平而塞私謁平晉書李重傳云重字茂曾迂大義尚書禮部郎詢朝衆而抑草竟在公平而塞私謁是以郡才周平畢公命相見退無私面舉又特留以隱抑逸海內莫不歸心吳志諸葛瑾傳云孫權遣瑾使蜀通好劉不受私謁諸葛備與其弟亮但公命相見退而無私面楊震傳云震生不發私書東觀漢記樊準字幼陵為州從公廉不受私謁事云惟字臨職分正不發私書會稽典錄云董昆字文通餘姚人建初三年遷廷尉持法清峻閑閣不發私書吳錄云王閔字選冀州朝史乘傳到



州千里乘車坐不倚依不通書記范後漢書王龔為太尉在侍云位恭慎自

發私書不交號曰王獨坐謝承後漢書史弼傳云弼迂河東太

公事不通斷絕書屬守弼知多權執請托乃預勅斷書屬

州郡書記中常侍侯覽果于遣諸生山齊書詣之積日不得通生乃

託以化事謁大弼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

人為詐無狀得屬託書所一無廢魯國先賢傳云孔翊字

即日考殺之廷得屬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廢益部耆舊傳云趙瑛字

雉珪為青州刺史大得屬托書于聽事置大器水悉投置

水中一無所廢所薦來謝絕不復通漢書張安世傳云安嘗有所

因書於令距而不受續漢書袁安傳云安字邨公質清性

因安致書於令曰公事自有郵驛致貨因市皆以珪壁魏

私請則非功曹所持拒而不受致貨因市皆以珪壁魏

莊書常卧病當官其妻衣澤老病  
圖問所苦澤大恩以妻干犯齋禁遂  
收送詔獄謝罪

陳泰傳云泰為匈奴中將郎京邑貴人多致貨物陳平為

因市奴泰皆以挂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社宰里老善之史記陳丞相世家云平為宰分肉食均里

宰天下多任安為大分眾人皆喜史記云邑中人俱出攬

如此肉乎免邨署大小劇易眾人善周澤收妻自劾東觀漢記周澤

免邨署大小劇易眾人善周澤收妻自劾傳云澤為太常

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乎嘗為苗齊病在齋舍妻之怜其老病劉毅自表解齋于宝

窺問所苦澤大怒收妻謁獄囚自劾疾其妻出省殷毅自表解齋而鍾離意獨委珠離意傳云意

云劉毅為司隸校尉曾齋而鍾離意獨委珠為尚書以贓皎賜諸尚書皆拜意獨委於地帝問紀山不

委珠何也對曰陛下以贓珠賜忠臣故臣不受視眩華陽國志云巴郡陳紀山為司隸校尉嚴明正直西

視眩城獻眩王夜賊之公卿以為嬉紀山獨不視京師稱

解本同澤傳此文



也晏嬰辭茵席之臣晏子云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君之奉餞之臣也敢辭公

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陳兒辭未卜其夜奔齊齊侯使為工

非茵席之臣也敢辭陳兒辭未卜其夜奔齊齊侯使為工

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居成禮弗納于

淫仁也注曰夜飲為淫樂也晏子曰春秋云晏子飲景公酒曰景公呼其大晏子辭曰嬰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

舉酒祭之再拜太子嗜魚太公弗與賈誼新書昔周文王

而出則出也太子嗜魚太公弗與賈誼新書昔周文王

魚而發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太子賂遺鄭眾不受漢東觀

乎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太子賂遺鄭眾不受漢東觀

鄭眾傳漢有字仲師建武中太子陽主因虎將梁松請眾欲為通列籍賂以練帛眾悉不受謂松曰太子儲無外邪

交義義漢有舊防諸王不宜通賓客松諷以長者吳質統

難逆眾犯禁觸罪不如守而死太子及王皆奇之吳質統

官類本無太子及王皆奇之七字

事崔林不及奉箋

魏志崔林傳云文帝踐阼林為幽州刺

王雄為林別駕曰吳中郎將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事不修斬卿邪寧能獲卿耶別駕

白刺史視去如此如脫屣寧當相累耶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將為國家生北顧憂故不欲

致煩耳周谷能欺孫權更不用吳志先主傳云孫權少時守

功曹國俗輒為薄着薄書使無所譴問權掾屬言甘露鄭

敬獨曰樹汁汝南先賢傳云新蔡鄭敬字次都為郡都尉

言是甘露敬獨曰明府政未能致甘太守勅除周遵規矩

而不聽徐抗二月行縣以草穢勅縣除道路規以妨農作



此字傳初刪節與相事  
百星之同

時損夫力拒而聽徐以頌責以言受進終不肯東觀漢記

督刺規遂棄官而去故也吳良傳云

人字大儀齊國人為郡吏歲與掾史入門下掾王望舉

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終于下坐進然作進曰望侯雅

轉良為功曹良耻以言受進於初終遂不肯論也以清減

責辭疾不聽范後漢書宦者傳云刺史二千石遷除皆青

助軍修官錢大郡至二三千萬時鉅鹿太守

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咸責三百萬被詔至帳然曰

為民父母而乃割剔百姓以稱時求也辭市疾疫不聽曰

市無阿枉杜百悅服東觀漢記第五倫傳云倫為督鑄錢掾領

服論語憲問或問管仲曰人也奪百

奪伯氏邑沒齒無怨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何晏注云猶詩言所謂伊人也孔安國注曰百氏齊大夫

也駢地名也齒年百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

沒齒無怨言以當理故也吾心如秤不作輕重諸葛亮書

管仲字夷吾齊大夫也云吾心如

秤不能為以方正稱東觀漢記吳良傳云良為

人作輕重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號為廉平

王晉書李胤傳云胤為吏部魏志崔琰傳云魏

尚書清慎選舉號為廉平國初建未立太子

臨淄侯植才而愛立太子臨淄侯植才而受太祖狐疑以

承令密訪于外唯陳露板答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

官將仁孝聰明宜正統植琰

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也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七



時損夫力拒而聽徐以頊責以言受進終不肯東觀漢記

督刺規遠棄官而去故也良字大儀齊國人為郡吏歲與掾史入門下掾王望舉

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終于下坐進然作進曰望侯雅

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歛容而止譙罷以清減

轉良為功曹良耻以言受進於初終遂不肯論也責辭疾不聽

助軍修官錢大郡至二三千萬時鉅鹿太守

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咸責三百萬被詔至悵然曰

為民父母而乃割剔百姓以稱時求也辭市疾疫不聽

市無阿枉悅服東觀漢記第五倫傳云倫為督鑄錢掾領

服奪伯氏邑沒齒無怨論語憲問或問管仲曰人也奪百

何晏注云猶詩言所謂伊人也孔安國注曰百氏齊大夫

也駢地名也齒年百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

沒齒無怨言以當理故也吾心如秤不作輕重諸葛亮書

管仲字夷吾齊大夫也秤不能為以方正稱東觀漢記吳良傳云良為

人作輕重王晉書李胤傳云胤為吏部貴其公亮魏志崔琰傳云魏

尚書清慎選舉號為廉平臨淄侯植才而愛立太子臨淄侯植才而愛

承令密訪野外唯承令密訪野外唯露板密答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

官將仁孝聰明宜官將仁孝聰明宜正統植琰

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也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七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八

政術部

廉潔二十八

以廉為本 周禮小職宰云以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五日廉法鄭玄注曰廉以為本法守法不失

以清為基 陳留耆舊傳曰高順為東萊太守其妻謂之曰君累宰守積有歲年何能不少為儲蓄以遺子

孫順曰我之勤躬以清名為之不貪為寶 春秋云宋之或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

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為以玉為寶 不利為利 春秋若以與我皆喪吾寶也不如人有其寶也

云孫叔敖將死屬其子曰我王必封汝汝無多受地利越荆之間寢之丘此其地子利而甚惡荆人鬼越人捷可長

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 孫在朝清廉 東觀漢記郭丹傳叔敖可謂能不利為利也 云丹越司徒在朝



名清廉在職公潔漢書馮奉世傳云馮丘字聖通為五原

立相戊為太守號之曰大馮君廉潔奉公東觀漢記祭

弟繼踵相因循政如曾衛德化也廉潔奉公漢書趙廣

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武嘆曰廉潔下士傳云廉潔

州舉茂才為廉直漢書申屠嘉傳云文帝以申屠嘉

儉約自居晉中興書庾永傳云永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

清脩自守南海先賢傳云劉盛遷南郡三令清脩自清潔

自守漢書尹翁歸傳云翁歸為扶風太守常以三輔最在

驕人甚得名譽病卒家貧無餘財治身清素魏志云王觀

天子賢之賜金百斤奉其祭祀傳云觀字偉

臺為南陽太守治身清素率清白廉素荆州先德傳云

下以儉察屬承風莫不自厲又為尚書令躬屬

萬機清白廉素不畜婢妾廉潔過人晉中興書吳隱之傳

車馬之好以節儉自守云隱之自處默廉潔

過人為廣州刺史州北界有一水名貪父老云飲此水者

探諭厲語曰吳隱之孝友道清恐人知謂吳威曰卿清孰

與父清威對曰臣不知如父帝曰以何為不如以清白稱

對曰臣父清恐人不知如父帝曰以何為不如以清白稱

東觀漢記高翊字季迪以儒學徵清廉見稱東觀謝詠後

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見稱清廉見稱漢書張盤傳

云丹陽張盤字子石以操行清廉見稱周繹廉吏東觀漢

為廬江太守京師諺曰聞清白張子石周繹廉吏東觀漢

傳云北地太守廖信下獄詔以信田宅許允清吏魏

奴婢錢財賜廉吏太守周繹光祿易堪之許允清吏魏

魏志

群書治要引隱之傳無末句

此節錄本傳

平九校同

七十二

魏志胡質傳注同



云許允為吏部郎召入後子文逃祿國語曰昔聞子之三

出帝望其衣敗曰清吏文曰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所以庇

民也多毗者而我耳富是封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劉

寔水清王隱晉書劉寔傳云寔性水里侯之酒肉酒畏四

知范後漢書揚震為荊州刺史知其民王密舉茂才除昌

金十斤奉公公不受密曰無知莫若于夜公曰天地知知

三不惑張璠漢記云楊秉字叔節為太常曰我有三不惑

去三以儉化俗謝承後漢書趙咨傳云東海趙咨為東海

俗廉讓率下東觀漢記鄧彪傳云彪字智伯趙儼為驃騎

又手上車魏畧云太和舊置四征有官尉財遷轉之際無

陸納拜尚書政下被襍晉中興書陸納傳云為吳興太守

悉皆乘薄笨車魏畧云時苗為壽春令其始之官乘薄笨

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乘折轅車東觀漢記張堪

南陽人去蜀郡乘折轅乘柴車范曄後漢書趙壹傳壹為

皆盛飾壹獨乘柴車草屏下乘假裝晉中興書陸納傳云納

尚書綱紀自宜裝幾舫納曰吾家不在船輕載士宣成記

趙儼以下九字疑在除見魏志趙儼傳注

范書与此小異

五十一



吳矩吳時為廬江太守有清稱徵還船輕士時歲幕逐除者就乞所獲甚少矩乃語之逐除人除人之見士而去

舫小而漏世說云周顛罷臨州郡還都未及住主丞相往有見之暴雨平至舫船既狹小而又大漏殆無

坐處王曰胡威家貧為吏步檐上下魏志云會稽典錄云太陳備奉遣遷烏傷人

家貧為吏常不止亭轉露宿樹下魏志云會稽典錄云太守時出按行常預勅吏

轉露宿樹下將從不遇十餘人也坐無完席謝承後漢書薛悝傳云悝

字子禮為北海長史坐無完席悝因以善席為君為長史既無俸祿給供子孫復無完席悝因以善席為君為長史既無

席會稽先賢傳云董昆字文通餘姚人常席羊皮東觀漢清約守貧補大司農帑藏逐坐無完席

傳云恂為州刺史所種園小麥鞠藭付從冬坐羊皮夏事一無所留請約鞞下常席羊皮布被也

字恂

坐板榻謝承後漢書高弘傳云弘字伯武為瑯琊相悉出舍中供設將席杯器付外坐羊皮夏坐板榻以桑

杯盈漿水羊茂傳云羊茂字季寶豫章人為東郡太守受冬坐白羊皮夏處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豉也

俸米不受錢會稽典錄云陳脩為豫章太守受俸常取赤米

東觀漢記第五倫字伯魚為會稽計日受續漢書云楊秉太守常蔬食衣布受俸常取赤米

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法稱又羊涉傳云涉為河南尹計日受俸常

食乾飯茹甕坩無儲陳留耆舊傳云高順歷二縣令東萊菜而已

敝衣薄食謝承後漢羊續傳云續字興祖為南陽太守郡內多尚奢麗續深病之常敝衣薄食車馬

官籍不與此字同微異本書七十五引作續漢書

本書五

此條本無



布衣蔬食魏志周淵傳云淵字尼為太十月無被京北舊

安縣孫宏農家貧為郡功曹十月身服布被漢書公孫弘

相封侯身臥麤布被謝承後漢書劉寵傳云布衾弊稠謝承

後漢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子祕俱往郡舍妻自將祕行

其資藏惟有布衾稠麥數斛而已碩謂祕曰吾自奉若此

何次資爾毋乎衣弊履空會稽典錄云徐祕字聖通太末

使為母子俱席人為右扶風都尉家無餘產妻

子功績衣弊履空衣不周身豫章彥士傳云羊茂功曹病

鄉人嘉其高操矣用被不覆軀布衣不周身郡

將無大布被衣不重帛尸子曰晉國若奢文公以儉鳩

禕皆不受也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晉中興

書起傳云超遷中書舍憤毀不改墨得用之謝承後漢書

人治身清苦衣不重帛巴祗傳云巴

祗字敬祖為揚州刺史憐不使有餘墨布稠穿敗糊紙

憤請毀不復改易以水深膠墨用傳之

補之謝承後漢書羊續隱暹傳云字興祖太山人十日一

炊謝承後漢書隱暹傳云隱暹州字公何以徐州刺史以

章太守十日并日而炊會稽先賢贊云董昆字文通餘姚并

日而食魏志云裴潛為饒州刺史食脫粟飯漢書公孫弘

生同

卷三十八

卷三十八

此條本無

五



叔平為定陵食糟糠華嶠後漢樂松為人拒中官家貧為

令素食麥飯每入臺輒見私食豆豉豉桓階傳階為趙郡太守俸盡食豆

問其故而喜之史清綱率下食不食不二味刺州刺史食不重肴英雄記曰

劉虞食不重肴張蕃漢記荀爽為三公食食不過一肉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私童

樵採晉中興書儲裒字季野為江州刺史夜政不然官燭不然官燭

謝承後漢巴祇字敬祖為揚州刺史不然官薪會稽典錄云陳脩字

奉遷烏傷令遷豫章太守日一炊不然官薪廳唯食郡唯食郡

水臧榮晉書鄧攸字伯道為吳徹去什器強遷魏郡太守

俗天每將交代珍設儲峙輒數萬香未入界移初悉出所

設什器及到頗有即徹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

客瓦器范俊漢書杜密穎川人字州甫六卿瓦器布被並

被瓦器謝承後漢書高弘字伯武為瑯琊郡與民爭與民爭

利東觀宋弘為司空受俸得鹽令諸生利不與孤寡爭不與孤寡爭

粒語林何公揚州常有楊米以賑孤獨乃有十餘萬斛付帳下何

公云義不與孤獨爭不治產業資仰於官不治產業晉中不治產業

興書放為吏部郎在免飢乏王遵以其名士供給衣食不治不別不治

治生諸葛亮表云臣初奉先帝資仰於官不自治生今成

治生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妻子衣食自有餘裕至治生



於任在外任調度隨身衣食悉逐婦潘機史記云公儀休仰於官不別治生產以長七尺逐婦潘機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蔡而棄之見布好而遂出其家賣田自給魏志婦潘其機曰我令農事安所離其貨乎和洽

字易士明帝以為太常清珠璫以封上吳錄云袁傳字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游吳人也太守黃

君高其德行舉孝廉為尚書郎遷左丞出補淮陵其委珠女英得懷墻中珠璫百餘收傳書上之詔以賜也

璣而不拜鍾離意別傳意為尚書交趾太守張裡居官貪璣賜之諸尚書尚書皆拜受矣意獨委珠璣于地而不拜明帝問委珠何也對曰以璠珠賜忠臣故不拜受耳帝喟然嘆曰忠乎尚書又出帑賦公廉不受私謁東觀揚震性正項錢三十萬以准珠直也公廉不受私謁公廉不受私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而柔以

若公廉不受餽遺漢書尹翁歸為江東市吏秋毫無取觀張堪字君游南陽人試守蜀郡與吳時述珍寶珠玉漢并力然公孫述遂破蜀漢先遣堪入城都鎮撫吏民時述珍寶珠玉委積無數堪一無所取晉中興書陶先遣堪入成錄簿上秋毫無所取都鎮撫吏民在軍城既陷

諸將竟取諸物詹家至貧而一不掠財物後漢李忠字仲無所取不敢莫欲其清分也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

武攻下屬縣至若徑上會諸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

栗不以入懷續漢書張奐字然明以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郡界以亭卷幕帥感奐德上馬二十匹先遣首長又連金渠八機奐並受之而召主簿卷前以酒醉地曰使足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栗不以入懷

悉以馬舉袖受金魏畧云田豫為護烏丸校尉并州刺史金還之舉袖受金鮮卑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輒送官

渠名作錄手類賦九渠

賣田一條類要無

若公廉不受餽遺

此更明節

七堂書卷三十六

七



胡以新與顯之震乃懷金中十斤謂豫舉袖毀之賞金還

胡去懸付諸褒之日端魏絳聞壞以納秋朕其嘉焉

奉謝承後漢書豫章張興字仲宗為廣陵守舉孝子吳奉

為孝廉奉奉金為禮興閉門不受奉以囊盛金夜投奠

國中而逝莫追不及遺錢不敢拒閣內理之公孫晨字元

贖金至廣陵還奉錢四萬百晨敢拒受而鑿閣內理之送錢數

公鉅鹿太守寶之子家貧賤其為郡功曹其將軍送錢數

馬防聞名為錢四萬百晨敢拒受而鑿閣內理之送錢數

百萬悉皆不受減榮晉書鄧攸為吳郡守數賑貸劉寵各

受一錢續漢書劉寵字祖榮為會稽太守政化嚴明徵入

率共送錢人費百錢來罷取謝張盤甘取付外謝承後漢

為各選一太錢受之其清如此張盤甘取付外謝承後漢

石丹陽人為廬江太守尋陽令當餉官向一奩其小男年

七歲就取一坎與之盤奪兒甘鞭平曰何故行賂于吾子

餽魚不受韓子云公儀休嗜魚為魯相國人之色色下于

人將枉于法法枉受魚懸之謝承後漢書羊續為南陽太

則免相无日矣守好啖生魚府丞焦儉以三

月望鉤鯉魚一頭續不違意受而懸之於庭乃有皮骨明

年三月儉復致一魚續出昔枯魚以示儉遂身不復食

脂膏不潤東觀漢記禮奮字君魚在扶風人為姑臧長老

奮曰蠶膏中不能自酌泉而飲晉中興書吳隱子處默遷

潤而奮不改其操也酌泉而飲廣州刺史飛界有一水名

贖泉義已見上詩曰古人稱此水一飲子相三君而無私

同

積國語云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也而無私積春

賈逵注曰聞子文魏舒無宅王晉書魏書字陽元從司徒

聞子文堯也年過致仕有遜讓意而無居



宅乃漸以俸秩張翕步還華陽國志張翕字好陽為陰平

散餘為第一所張翕步還郡自乘二馬之官一馬死一馬

病翕曰吾牛產犢以遺之曹嘉之晉紀云羊祐子既字不

將步還也牛產犢以遺之齊為青州刺史牛產犢及還以

官舍所生遺胡牀留以挂柱魏畧云裴偕為兗州刺史嘗

柱家無餘財漢書公孫弘為丞相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

及卒家無餘王隱晉書魏舒為家無餘產范漢書郭丹為

司徒俸散之九族家無餘財家無餘產司徒而家無餘

產子孫家無餘產會稽典畧云徐弘字聖通太末人為石

因遺家無餘產扶風都尉家無餘產妻紡績也

家無餘祿漢書潘岳賈充誄云年踰知命田畝不增東觀

郭丹字少卿南陽人為司徒名為清廉視事五年薨賜送

甚寵百官會朝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為三公

典牧州郡在位者服其清鄧祭晉紀王敦籍周顛家笱庵

田畝不增在位者服其清中有故絮數糟酒五甕米數

斛在位莫不歎其清分晉中興書陶侃破杜彌應詹亦隨

服其清莫不歎其清分侃在軍城既陷諸將競取諸物詹

家至貧而一無所妻子不歷官舍謝承漢書羊茂字季寶

取莫不歎其清分謝承漢書羊茂字季寶

出界買鹽豉妻在官不迎妻子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

俸祿不閉門不內妻子謝承後漢巴祗字敬祖為

使有餘不閉門不內妻子謝承後漢巴祗字敬祖為

吾有馬一疋賣以買棺牛車妻子饑寒蜀志鄧艾為大將

一乘載喪歸勿受郡送也軍不治產業妻子

飢寒死之日妻子饑乏吳志呂岱為并州刺史歷年不饋

寒無餘財家无妻子飢乏孫權聞之嘆息之

也其妻息素食減榮晉書鄧攸選吏部尚書牧馬于家庭妻

息素食不食于衣食裁時縫當清淨內外



肅妻子衣食不充魏志徐邈為涼州刺史賞賜皆散士子

然妻子衣食不充卒妻子衣食不充天子嘉之拜司空

弟耕而後食祖逖劉書逖為豫州刺史尅已務夫人裳不加綵

加綵將軍冠裳不加綵妻不衣帛襄陽耆舊胡宜字升方為江夏南郡太守

清厲有節左傳云不衣帛妻不衣帛左傳晉執季文子樂武

帛魏朝其涓班示天下妻不衣帛子曰季孫於魯相三公

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乃舍季孫國妾無副

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也妾無副

服諸葛亮答嚴書云吾受賜八十子常步行漢書蓋寬饒

萬斛今蓄財無餘妾無副服子常步行字次公身為

司隸子常步行自戊北邊注唯有賜衣魏志吳質為荊州

曰子自行戊不使足伐之也唯有賜衣刺史沉實內察不

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三年無絹為斂晉中興書庾

亮家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已無絹為斂永臨卒長謂

史曰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死之日斂以廉士甚可愍

時服無以官物也卒無絹為斂世以為稱廉士甚可愍

書區顯其愧漢書薛宣為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

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

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愍惜其以府吏

曹掾書位之極

以顯其愧也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八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九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九  
政術部  
振郵三十  
方畧三十二  
勸課三十四  
摘伏三十三  
興利三十一  
施惠二十九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九

政術部

施惠二十九

振郵三十

興利三十一

方畧三十二

摘伏三十三

勸課三十四

異績三十五

施惠二十九

雲行雨施

易繫見龍在天德施普博施於民

論語子貢曰如有博施于

民而能濟眾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堯舜至聖猶猶病諸孔安國曰君能廣施恩惠庶民于患堯舜至聖猶



病其難施其惠散其利周禮放施職云以質劑到民施其

也以作事業曰利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云子產

四焉孔安國注曰子惠在愛民孔子家語子游問於孔子

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子康濟小民尚書蔡仲

游曰愛民之謂德教可翅在惠者哉陽太守治有惠政外

民孔安國傳云康安也治有政惠范後漢張訓遷丹外

播惠政應璩為梁州刺史劉文爽書曰足不內挹叔夷之

休國之民懷其惠東觀朱暉為臨淮利民所愛范後漢劉

令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愛利為行漢書朱邑字仲卿廬

疾弃官去百姓將送塞道愛利為行江人少為相卿嗇夫

廉卒不苛以愛利為大小感悅東觀鄧訓為護校尉諸

行未嘗笞辱之也胡俗皆耻病臨困輒以刀

自刺訓聞有疾困者輒使醫者藥療病治瘥甚多大小視

感悅訓卒遂家家為立祠每有疾病輒禱請求福也

民如傷左傳云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注曰如傷恐驚動也

芬草視民如子賈誼書鄒穆為上蔡長視民如子遷南陽太

也守其治民如薄征受刑周禮司徒職云大荒大祀則拜國

案薄征輕其租稅緩刑寬省除煩苛華嶠漢書劉寵字祖

其刑罰為救夫災役也將作大匠為手筆作議所活甚多冬

此條與官本字句微異



持丹筆夫妻愍哀病徒東觀曹爽為城門技尉愍哀病徒

義奠流氏蔡邕頰川太守王立義民疏民煩刑頌云哀此

以洛仁足惠下威能討姦東觀張堪中祖召見諸郡計吏

顯曰張堪昔蜀其仁風翔於路衢禮讓行於士女太常

趙咨者昔為中山太守書贊云天下信之如日月仰之如雲雨仁風翔于路衢禮讓行於士女

### 振郵三十

君子周急論語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

赤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君子周急不救患郵隣

左傳曰晉存國家代有救患秦秦伯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

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維分貧拯窮上柱國之兵於宋立

且撫其民分貧拯窮長幼孤養老疾收分傳哉救患省孤

也恤孤振困管子云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幼三曰恤

八曰振困周禮鄉師職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

九曰接絕周禮鄉師職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

也哀窮賤裴秀新詩云姬文發號哀哀先務窮賤齊景吐

年負薪而餓色悽然傷心命吏養馬晏聞賜貧窮振乏絕







人涉淄而寒出而行坐沙中田單見其寒破五穀贖百里

使後車分之衣無以可分者解裘而衣之也

奚史記云穆公以翔皮饋百里奚於楚號為五殺大夫左驂贖越石父史記云越石

越石父請絕絕晏子懼攝衣冠謝曰晏雖不仁免子於厄子

何求絕之速也越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屈於不知已而

申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綈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悟

而贖我是者而禮固不如縲綈外御妻貧人管子云程桓

晏子於是延之為上客也桓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

無以妻之吾居備而未返也桓公外御者五人而妻之

乘輿濟漆洧孟子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于漆

十二月與梁成民未有病涉者也

### 興利三十一

為民興利務在富之漢書召信臣字翁卿遷南陽太守好

水泉間溝瀆起水門堤閘數十處以為既灌歲歲增之

多至三萬頃信臣為民均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

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漢書占信為南陽太守郡中夔耕

刺史秦信臣為百姓興言富民之術曰引月長魏志劉馥

出以殷富賜黃金三十斤管子云凡富國

南尹應璩書與請曰入引月長必先富民管子云凡富國

民富則易治民貧則難治入務利民春秋云晉侯出定開

國常富而亂國必貧也晉王入務民生民

澮興造民賴其利崔氏云崔瑗為及今有帶田不殖五谷

瑗及為開澮興作造福田于是蒲藺之

五



地更為拔壤 稻田歲增民賴其利 魏志云鄭渾為沛郡開  
 民賴其利 稻田歲增民賴其利 漢書召信臣  
 利刻石頌之 號曰鄭陂 開道通溝民得其利 字翁卿遷南  
 陽太守為人勤有方畧行視郡公泉通溝嚴使儲水百姓  
 漬以溉鄉至三萬頃民賴其利蓄積有餘 嚴使儲水百姓  
 為便災而更廉 非字叔度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  
 民安 觀之曰庶叔度來何暮不禁火 開治稻田百姓殷富  
 東觀張堪為漁陽太守開治 興鴻陂常以豐熟 東觀鄧  
 稻田八千餘頃百姓殷富 興鴻陂常以豐熟  
 留郡常以鴻陂益地數千頃 溉教民糞種 云昔湯有旱災  
 郡稻田常以鴻陂益地數千頃 溉教民糞種 云昔湯有旱災  
 伊尹區教民糞種乃員水澆稼收至 教民牛種 續漢書任  
 畝百石勝之試為之收至畝四十石 教民牛種 延字長孫

為九真太守治民牛耕鑄作治作水排教化大行 張璠漢  
 田器民以利之產子多曰任治作水排教化大行 紀杜訓  
 為南陽太守治作水排 因流為排利益三倍 魏志韓暨為  
 教化大行號曰杜母 因流為排利益三倍 監治謂者舊  
 治作馬排一熟石用馬百更作人排又費功 決漳水灌鄴  
 力暨因長流更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 決漳水灌鄴  
 傍終古斥鹵生稻梁 呂氏春秋云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  
 不敢出界而避之反他人水溉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田  
 曰兼有聖令為史公決漳水灌鄴傍終古斥鹵生稻梁田  
 於河所池陽谷口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漢書溝洫志太始  
 公奏渠引水首起谷口尾入樂陽注渭中溉四千五百余  
 頃因名曰惠渠民歌曰於何所地陽谷曰鄭國在前白渠  
 在後舉鑄為雲決渠為雨 水之一 蒲蘭之地更為沃壤  
 石其沈數斗且激且糞長為禾黍



崔氏云崔瑗為汝令縣有澤田不殖五穀而無通流瑗乃為開澮興造田蒲蘭之地更為沃壤民賴其利長老乃作歌曰天降神明錫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思曩之鹵田化為澤惠于以集穿溝無溉灌決渠如甘雨

甘壤蔡邕京兆樊君頌云曩之鹵田益蓄菱芡漢書龔遂化為甘壤熙恬悅豫相與謳歌

見齊俗奢侈好未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觀民農桑令種口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雞五鷄夏

春不起田畝秋冬課收斂益蓋果實菱芡育養漆園魏志

勞來修行郡中皆有蓄積利民富實實

集舉令云嶺南太守傅方到郡以來時猶育養漆園之樹念存軍國用心嬉嬉徹出意憂事莫能方於此也

方畧耳目發伏禁姦張敞集序云敞為京兆尹治有方畧

方畧三十二

為民興利漢書召信臣舉高第選上蔡嘗視民如子遷南陽太守其治如在上蔡信臣為人勤有方畧好

為民興利務在富也長於計策功費約省漢官儀云成帝時王延世以校尉領河隄語曰東郡

決河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立塞改為河中元年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以延世為光祿寺大夫祿二千石

以一警百吏民恐懼漢書尹翁歸字子歸東海太守其治以一警百民皆懼懼行行政行日新

以便宜從事龔遂字少卿為渤海太守問何以息盜賊遂曰臣聞治民繩不可急惟緩縱然皆可治臣

願丞相御史且無刻臣以文法有蒞任之方晉中興書云得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

云忻字道明為會稽太守臨行上為置酒謂之曰今日會稽昔之閑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臨蒞之方是以相

屈西門豹為河伯投巫於河史記西門豹為鄴縣令到鄴會長問老氏問所苦長老云



苦為河伯娶婦後因河伯娶豹親往觀焉謂三老君空祝是女不堪妻大巫姬為入報河伯更為永好女即便抱大巫姬投之河有領曰巫何久也又復投一弟子如不能自事煩三老入焉三復投三老於河豹磨折向河上五符報長吏旁觀者皆驚望豹頃曰巫及三老不還乃之何欲復扶椽及豪長入輒之皆叩頭破額宋均為唐山娶巫家女從是後無言為河伯娶婦者

東觀漢記宋均為九江太守有兩山名曰唐山有神祠眾至共為嫁娶皆取百姓男女不復要娶巫家女百姓患之長吏莫敢改之均乃移書曰自今已印綬示劫與錄云張去當為山娶巫家女其後乃絕也

太守有三人劫郡界待三人以為質敵聞之自往詣劫所諭曉之曰釋質太守釋汝乃解印綬以示之曰大夫不相欺賊釋質自首遂解縱之遂破械遣囚

魏志田豫為汝南太守先是郡人侯目劫詔報復其魁履如故

音反前收其黨五百人餘皆當死豫憐見慰諭破石屏獸械遣之諸囚叩頭願自劫即相報語賊解散心也

水蜀王本紀云江水為害蜀守李水作石屏五以馱水精收二在府一在市橋二在制人中馱水積困曰石屏里

聽氏輸芋 汝南先賢傳云袁安字召公為陰平長民掾鼓

希鳴市絕偷盜 漢張敞字子高為京兆尹署偷長吏遣歸休歸置酒小偷悉來賀飲醉偷長以楮汗

其衣裾吏坐閭里閱出者汗楮輒收縛除藻飾割浮費先之窮治所犯由是浮鼓希鳴市絕偷盜

傳云應華為將作大匠發摘姦伏萬賴遇賢令彭修字子狀除藻飾割浮費凡所省思七億萬

陽海賊丁義欲向郡郡內驚惶莫不罷能禦捍太守聞修義勇譜守吳令身與義相宣國威儀賊師將見解民歌之曰時歲倉平盜賊縱橫大戰強風俗頗草遷并州刺史太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



原俗云子推三月咸言不舉火士人每至冬輒一月寒食不敢舉烟爨老少不堪舉到乃作予書以置子推之廣言使溫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也

### 摘伏三十三

發姦摘伏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其發姦摘伏如神發伏禁姦張敞字子高河

兆尹方畧曰

發摘姦京師稱有神筭范後漢王渙為洛陽

稱嘆以渙有神筭汝南先賢傳云明於摘伏吏民謂之神

應神華為將作大匠善發摘姦伏明於摘伏吏民謂之神善為鈎距以得事情漢

趙廣字子陽守京兆尹善為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年又問牛後及馬叅位其價以頭相準則

貴賤不失實

### 勸課三十四

敬教勸學

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功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草車三十乘季

年乃三

正學為基潛夫論云凡為治之體莫善於抑末而

基氏富乃可教起學成都漢書文翁為蜀郡太守選郡縣小吏

學正乃得義也起學成都漢書文翁為蜀郡太守選郡縣小吏

學官於是蜀地學於京師者比執經教授魏志杜畿為河

齊魯文公修於蜀吏民為立祠執經教授東大守冬月修

講武又問學官親自崇肅肅之儀揚濟濟之化張衡南陽



不辨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管子云即引一年之計莫若

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管子云務財

訓農左傳稷文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元勞農勸民禮記月

孟夏之月令野虞出行田原為命農勉作禮記月令孟夏

天子勞農謹案重農故勞勸之禮記月令孟夏

无休于都鄭立巡其稼穡周禮遂師職云巡其稼穡而移

用其民使得轉相助救時惠事也四時耕耨斂艾之宜不

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勸民農桑急漢書云召信臣遷

南陽太守農無廢業野無空地新序云子產使習壞者相

躬課農桑澤仁才者播種陳思王籍餽彼南畝田餒至喜毛詩甫田

畝田畎至喜鄭注箋云餽饋田飯司嗇令之嗇夫也星言

謹案嗇夫勸農之使勸將南畝饋餉飯善樂其使星言

夙駕說于桑田毛詩定方中之篇云星言風駕稅于桑田

見于雨下命王駕欲往說于畫爾于茅宵爾索綯月詩云

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之畫爾于茅宵爾索綯月詩云

之館察田夫之私者陳思王籍田論云寡人王輦登能明

農事置黃金一斤使蠶不病者置黃金一斤管子曰田修

種理賜之以巨觴田蕪穢戮之以柔桑陳思王籍田論云

一年之計  
無類要



官解不養蠶下置高宮衙

官制本利史下有百姓歌之曰歌德  
文明九字

一樹榆百本並五十本菴一畦並承二母蠶五雞魏志鄭  
 渾傳云渾為魏郡太守百姓之林木乃課種榆為篤種五  
 果榆而皆成篤矣王景教廬江種桑東觀建初八年王景為廬江  
 太守加教民種桑而養蠶也  
 教民織履東觀建初八年王景為廬江太守加教民種桑而養蠶也  
 教民種桑利觀難茲為桂陽郡郡俗不種桑無蠶織之  
 數年之間大賴其利教民紡績崔氏正論云五原土地  
 穰毳冬則精細莫伏臥其中寔乃得賣其資儲得利精細  
 莫伏卧其二十萬命語云雁門廣武迎織師教民紡績織  
 作于令法也

### 異績三十五

治有殊政東觀郭賀為荊州刺史治有殊政顯治有異績

范後漢王渙為洛陽令治有異跡穎川八年治有異政漢書黃霸臨穎川  
 皇頻見膠東九載治有異政范後漢書吳祐傳云祐治績  
 其境尤異王隱晉書太康十年詔曰陽平太守前有趙張後有  
 三王漢書云趙廣成都帝出王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  
 後有三王吏民稱之容於口長老傳云自以為自漢興已  
 來治京兆者未能及之也

### 北堂書鈔卷第三十九



北堂書鈔卷第四十

政術部

奉使三十六

凡其使也必以旌節

周禮行天職云掌邦國傳遽之小事

雖道難而不時必達鄭玄注曰傳遽若乘時傳驛駟而使

有難謂遭疾病不時至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毛詩云四

也必達王命不可廢壯篇云序四壯勞使臣之來有功而見知則說以謹案此是入國而

文為西伯使臣往來眾國知其勤苦而勞來也問俗禮記曲禮篇云入國而問俗鄭玄使於四方不辱君

命可謂士矣命語子路篇云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



士矣孔安國傳云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語

有恥有所不為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施用雖多亦何為也

亦奚以為鄭玄注曰誦習此道不能施用雖多亦何為也

結二國之好左傳云秦伯使乞西來聘仲襄辭王對曰不

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端節要結也好採代方言

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也採代方言

方言云遣輜軒使風俗通云周秦常以歲八

者採絕方代言也遣輜軒之使月遣輜軒之使採異代方

言還奏籍之馳四乘之傳史記司馬相如傳云而笮之居

於祕堂也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順

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曰印芷舟躬者近蜀

道易通秦時嘗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

愈于南夷天子以為然後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

使王然虛充國呂入乘馳四乘之傳因以蜀吏幣物以賂

西夷申盟載好蜀志陳震傳云孫權稱尊號以為衛枝賀

也權踐祚震入吳界移闕侯曰東之與西

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載好日新其事南北通好於晉皓

國典異制權或有建幸必斯誨之矣南北通好於晉皓

胃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循行風俗續漢書周舉云順帝

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時詔遣八使循行風

俗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

青州刺史劉班尚書藥巴侍御史張對兖州刺史郭遵太

守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於是八使同時俱

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奏勸貪猥袁鹿清公朝廷稱之

循行州郡李邕別傳云邕居漢中帝即位分道使者循

投公舍宿二君發京師時寧知人使者何日發耶二人驚

視星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人使者何日發耶二人驚

相視不聞也問公何以知之公任之以事不制以辭說苑

指星曰有二使星來向益郡



王遣使者之楚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臣聞明君以安使夫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以安

社稷專之可也春秋公羊傳云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

曰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不受辭也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周禮大行人職

諸侯之好殷頻以除國之惡鄭立注曰此二事亦以見王

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无事則以殷頻謂非一朝服

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也者間問以諭諸侯之志周禮大

也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鄭立注云此王使臣於諸侯之禮

論書名賀慶以贊諸侯之喜周禮大行人職云賀慶諸侯

之類也也

臣于諸侯之致檜以補諸侯之災周禮大行人職云致檜

曰此王使臣于諸侯之禮也致檜凶禮之予禮諸侯國

喪徐行不及公羊傳云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有疾也夫

喪不忍疾又為君嘗使人追代已壇惟復命於介左傳云

父以仲襄之立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躬

命於介杜預注曰歸父襄仲之子也襄仲居東門故曰東

門氏家歸父也適謂子惡齊外甥也襄仲殺之而立宣衣

繡持斧漢書雋不疑傳云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



以軍與誅不從命錦車持節漢書西域賦云烏孫公子待者威振于郡也

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大夫與焉就屠受都護鄒告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不降漢烏就屠曰願得小號

宣帝徵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問甘延壽為副送風馮夫人乘錦車持節詔烏就屠為小昆彌賜印綬也

舉龍堆班固論訟曰今朝廷照明海內寧靜星向益部李

別傳云郅為漢和帝分遣使者觀風俗皆微服單行使者到益部投公舍宿公仰視星問曰二君發京師寧知二使

何日發耶二人視曰不聞問曰公何揚虎視之威厲秋鷹知之公指星曰有二使星來向益部

之爪華覈表云今雖遣大夫修行風俗御命紀察黜陟為名揚虎視之威厲秋鷹之爪則在人之畏威結舌莫

肯言人枉屈麟鸞奉計王室蔡邕與故將郡子橋伯御命短也

紀察黜陟為名華覈表云今雖遣大夫循行風俗既御命

肯言人挺刃交兵陳說其間孔子登農山謂二三子各言

戰漭洋之野而壘相當旗鼓相望塵埃爾志子貢進曰願使齊楚合

命吳錄云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以博聞多識拜大

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臣蒙其榮懼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鏑思不辱命也辭於辭習於禮

曰晏子使吳王謂左右曰吾聞晏子有嬰蓋此方之辯

於辭習於禮者今儼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

於吾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在然後吳王曰夫羗能專對有智謀吳書沈班字仙仲吳



傳春秋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  
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何以言曰持舊盟歸于好渝盟  
自有備 孔子適齊 孔叢云孔子適齊景公讓登降一等乃  
豫矣 孔子適齊 景公三辭然後既坐公曰夫子降德辱  
臨寡人以為榮也而登降階以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  
以為篇罪孔子君惠領外臣君子賜也然以正夫之敵所  
國君非敢行雖君 晏子使楚 晏子使楚楚王胃左右曰嬰  
思之其若我何也 晏子使楚 習辭者吾欲病之坐定而縛  
一人致王問何為對曰齊人齊人善盜乎嬰曰聞橘坐淮  
北為枳葉徒相似其味不同水王之異也令民生於齊不  
盜入楚則盜得水自取使之淳于到楚 說苑齊使淳于到  
為盜也王曰寡人反取得問 淳于到楚 楚鬻形息短小楚王  
薄賤之王曰齊無人也而使子來對曰臣無長腰中公孫  
七尺劍欲斬無狀王王曰吾戲子耳即與鬻共飲 公孫  
觀秦 呂氏春秋曰孟嘗君使公孫西觀秦見昭王昭王曰  
薛地大小對曰百里昭王笑曰百里之地而欲難寡

人可乎曰孟嘗君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令內使者退叔孫  
自刎必以其血汙其衣昭王謝曰當善事孟嘗君矣 叔孫  
如晉必葺其墻 左傳云叔孫姑如晉曰晉人執我行人叔  
墻屋去之始至杜預注曰葺補 棄疾如晉禁芻牧採樵 春  
治也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也 棄疾如晉禁芻牧採樵 春  
云楚公子棄疾如晉鄭伯勞諸祖辭不敢見固請見之王  
芻牧樵不如田不樵樹不斲不抽屋不強正誓曰不犯命  
君子廢 陸賈使南越 史記帝皇本紀孝文元年召陸賈使  
小人降 陸賈使南越 南越讓尉陀自立之意 佗甚恐為謝  
自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頓 相如使西夷 史記司馬相  
首謝長藩臣奉遂貢職也 趙咨使魏文帝善之 吳  
建節使臣西夷畧定使印危舟期 趙咨使魏文帝善之 吳  
掄之臣皆請為內臣天子天悅之 趙咨使魏文帝善之 吳  
趙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辯挺為吳王擢至中  
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謝咨曰吳王頗能舉問乎咨曰王



浮江万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費禕使吳君

有餘閒博覽傳記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

舉坐稱之荆州先德傳云諸葛亮以費禕有俊才宜遣使

陵范慎各知名皆在坐並在發異端展喜犒師春秋齊孝

之論以難稀應機輒對舉坐稱之

鄙使展喜犒師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境喜從倉唐奉使

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弊邑使下臣犒執倉唐奉使

說苑魏文侯封太子繫於中山三年不往來趙倉唐曰君

何以不遣人使大君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何使者對曰

臣願奉使侯何所好太子曰侯嗜晨晨見好比犬於是遣倉

唐縲比犬奉晨晨見文侯悅曰繫我受哉乃繫太子繫故曰

倉唐一使文侯為孝子奉使如魏吳錄孫皓紀陟弘璆奉使如魏

慈父繫為孝子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

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吳之君亦能斯乎陟曰此奉

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布大慙奉

命使吳蜀志陳震字毅起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

獻民於荆王韓詩外傳越國也臣請欺其使者王曰王賢人

也其使宜亦賢子慎之使者出見庶稽曰冠則以俗見不

冠不見庶稽曰夫越亦周室之例也不得處大國則處江

海之波與魚鼈為伍執梅遺梁王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

文身翦髮而後處焉梅遺梁王王之臣曰韓

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一枝梅乃遺列國之君乎請為二三

慙之出謂發曰大王有命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

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處垂海之際而蛟龍又與我爭

焉是以翦髮文身爛然成章以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又

國有命冠則見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遇弊邑弊邑

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

意安之願假冠以見如不容願無變國臣願奉使說苑魏

俗梁王聞之被衣出見諸發乃逐韓子也

臣願奉使說苑魏侯封



太子繫於中山三年不往趙倉唐曰君何以不臣請使之  
遣人使大君太子未得可使者對曰臣願奉使  
漢書高紀云漢王孰能為使淮南使之發兵皆楚留項王  
於齊數月我之取天子可以萬金蕭何曰臣請使之方與  
二千俱登車攬轡續漢書范滂字孟博汝南征姜人少  
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光祿四行時  
使淮南莫州飢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請詔使受命理輪  
漢書云  
紫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帝元年遣八使修行風俗皆者儒多知唯剛年少官最微  
受命之部而剛獨埋其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  
狐狸乃奏梁冀河南尹雋不縣令負弩先駟史記司馬相  
如為中郎將  
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獎以畧西南夷蜀太守令望風解  
守已不郊迎縣令負弩先駟蜀人為寵也  
印續漢書范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光祿四行時冀  
州飢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及至州境守令自

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夜緹而出見於秦伯左傳晉侯  
秦伯圍鄭

晉軍丞陵秦軍北南佚之間故胡言於鄭伯云國危矣若  
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夜緹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

鄭既知之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  
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

而以東道注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國夫登諸樓車致君  
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也

命左傳晉使解陽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  
人因而獻諸楚子厚賂之使其言言不之三而許之登

之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之命楚子將殺之使  
與之言曰既許不殺而及之何故非哉我無信汝則棄之

速則余刑對曰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  
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受命以出

有死無二實寡君有信臣下見屏而行左傳楚子使申舟  
推攷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見屏而行聘于齊曰無假道



於宋申舟於孟諸之後惡宋之曰鄭昭宋龍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也見犀而行杜預注曰犀申舟也子以子亂見溷而行春秋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事王以必死見溷而行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他日公胃樂祁曰惟寡人悅子之言必住諫寅曰子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而見溷而行也介子刺樓蘭漢書傳介傳云介子使樓蘭與其王屏語因刺之立死其首還闕也遂持會宗刃昆彌漢書成帝時改會宗小昆彌改會宗到昆唐蒙通夜郎漢書西南夷傳云番陽令唐蒙彌手力斬之唐蒙通夜郎上書南越王黃屋左纛地車西方余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臣實道多絕難行門外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俘舡特物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中郎將將千人從邑巴符

闕入遂見夜郎使諭改柳近單于應邵漢官儀則武二十次威德乃听蒙約之改柳近單于四年遣中郎將改柳近單于下惠見齊侯解兵說苑昔齊起兵攻魯魯患之柳下五原塞下惠見齊侯齊侯曰魯君懼乎曰不懼齊侯忿然而怒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南刻羊於約曰自後子孫敢有鬥攻者令其罪若割羊矣臣之君固以刻羊不懼矣不然百姓悲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子貢使簡子按兵說苑云趙簡子將襲衛使吏默往視之期以一月六而後及簡子何其久也默謀利而得肉不察也遂伯玉為相史鮑佐焉孔子為客子貢和合二國唯有鄧芝蜀志鄧芝傳先主請諸葛亮乃遣鄧芝循於孫權孫權果狐疑芝曰蜀有負險之固吳有三江之固阻北共為唇齒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若魏委質於魏江南之地非引刃自刺大王有也權與諸葛書曰和合二國惟有鄧芝



蘓武何異吳書馮熙熙為中大夫使子魏魏使陳羣誘之

命乃引刃自刺仰責攬之得不死孫以單車之使適萬乘

之虜李陵與蘓武書云足下以單車之使周流絕域十有

餘年王逸子云武門張騫可謂名使者歟周流絕域十有

水草或逐城郭騫經歷之知風告單于漢書匈奴傳云天

其習始得大蘇蒲陶月月蓄也

勒兵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告卑體好言曰吾年單

于而口言單于見告告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門下今

單于即能前與漢戰不能丞南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云恣

於漢告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乎單于怒立斬主客而告

遷辱北振威西域漢書馮奉世傳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

海上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都尉

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從業以西

皆絕不通奉世與其副散昌計以為不亟繫之其勢難制

必危西域遂以節諸告國王因散其兵進繫莎車虜以令

攻其城莎車王殺傳其首諸國悉平威振西域

拜不為屈東觀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鄭眾使匈奴

關不與水火眾按刃响以重利不為回吳書馮熙傳熙頽

自誓單于恐而止熙歷東椽蜀以中大夫使于魏魏文帝以陳郡與熙同郡

使郡誘之陷之以重利熙不為回送至摩陂欲困若之熙

懼見迫不從危身而辱命乃引單于壯其節漢書蘓武傳

刃自刺御者攬之得不死也

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書者而副郎中將張勝

及假吏常惠等既至匈奴單于方欲遣使送武會繼維王

與長水虞等謀及常祗侯張勝許之會單于出獵其一

人亡告單于及發兵與單于維王死虞常生得張勝以狀



語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虞常果引勝單于怒占武受辭  
 武胃常思等曰屈節辱命雖出何面以歸漢引刃自刺氣  
 絕半日復出持漢節不失漢書張騫漢中人為郎募能使  
 單于壯其節者騫以郎應募使自代與堂邑  
 氏奴二千人俱出隴西經匈奴以得之傳詔單于于曰月  
 氏在吾北漢何以得性騫十餘歲與妻子有然騫持漢節  
 不持節至匈奴三輪故事要敬曰臣願為高車使者持節  
 失持節至匈奴往匈奴庭與其土敬曰自海以南冠蓋  
 之士處焉自海之北農徑之士捕羣盜活萬人漢書外戚  
 處焉割土盟了然後歸來還傳王賀字  
 翁強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文盜黨與及吏人畏懦遠  
 留當坐者翁寫不誅以奉使不稱克嘆曰吾聞活千人有  
 封吾所活者萬餘安觀郭丹傳丹從師於長  
 人後世其興乎持節歸南陽安置符入函谷關乃慨然  
 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此闕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  
 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丹司自去家十有二年乘

高車如發倉粟振貧民史記汲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  
 其志焉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  
 火居此延燒不足憂也臣河內貧民賜死水旱或父賜裝  
 子相食臣謹案便宜河內南倉賑貧民上賢而釋之賜裝  
 千金漢書陸賈傳尉佗平安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  
 南越王賈至大悅留飲焉數月日越中無足與語生  
 來令我曰聞所不聞賜賈中裝直千金他送五千金賈  
 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太

中大遺珠一石蜀志宗預傳預字德範南陽人也預符命  
 夫遺珠一石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如一家而  
 西增白帝之守也何預對曰東益巴丘之兵西增白帝之  
 守比皆事勢使然俱不足相問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  
 御命二國之好命君年長流以衰奏事稱意漢書劉護傳  
 矣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石護方正為諫

大夫使郡國護多持幣帛上書求先人家國會宗族故人  
 各以親疎與帛布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



天水太可謂名使王逸子云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數自京歸以西安息以東方數萬里騫皆經  
也歷

北堂書鈔卷第四十

北堂書鈔卷第四十一

政術部

亂政三十七

貪冒三十八

培剋三十九

暴虐四十

亂政三十七

不軌不物謂之亂政

傳云公將如棠夏有亂政又云鄭人觀魚成倍伯諫

鼎夏殷秦為亂政

漢書張耳傳云晉有多門左傳云盟于首政在

家門

又云齊侯使晏子請繼室于晉

上慢下暴

繫辭

下陵上替

左傳廢時亂日

尚以亂濟亂大敗天下

董仲舒傳編戶騷動天下思亂

薛瑩靈帝贊云



天下騷動起為盜賊續漢書靈帝時三輔苦之罵詈載道武先世紀云

亂則學校不脩詩子衿篇孔氏之道抑孫吳之術興劉歆移書焚滅

詩書圖籍散亂史記秦始皇云天下學士逃難尚書太史令終古出

其圖法奔商呂氏春秋太史屠黍以其圖法歸周呂氏春秋蕩析離

居罔有定極尚書長戟詣闕漢書息夫躬傳火燒官府獻帝春秋云也覆蕩

王室典論云董卓殺帝鴻右也京室為虛薛瑩漢紀靈帝贊云邊境雷動四野風

起息夫躬傳也四方州郡擁強兵獻帝春秋傳云瓜分鬻切塵消鼎沸

素後漢書云山無峻幹澤無注水淮南子云黃布盛於海北山

寇暴於并冀典論云帝躬擐甲胄稱無上將軍范曄後漢時望氣者以為京師

貪冒三十八

上貪於利則下叛鄭立注禮記大學篇也先財後禮則民利禮坊記篇云也

貪以敗官傳云晉刑侯與雍子爭貪人敗類詩桑柔篇云也貪受不祥左傳云

貪貨棄命又云貪貨命亦君所賈也貪婪無厭傳云專利不厭又云申侯有楚文

王好利不顧詩清人篇云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傳云子服景伯也安官

貪祿說苑云營於私家不務公事居官貪鍾離意云受祿不讓至於已斯亡

詩角弓篇也違不出境則利祿也禮表記云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傳云



縉雲氏不蓄聚不厭積禍滋多國語云子韋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有豐富

者誣以大罪續後書云侯覽見事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晉中興書謝萬字石安弟

懷璧以賈害傳云虞叔有玉虞公求梅為富不仁傳云陽虎奔齊諫非請伐魯鮑文子諫

人其吉惟貨其吉尚書同命篇云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傳云范宣子為政諸

侯為之重幣也公孫聚朽蠹三老凍餒傳云齊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入錢五萬

以買司徒九州春秋云靈帝時賣爵也輸錢一億萬位至太尉范曄云曹蒿貨

賂中官靈帝時輸西園錢一億萬位至太尉也許芝每爭肉魏志云許芝每祭肉自一斤猶恨其少

慕容恆賣水章云慕容許恆賣水與軍人也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詩四月篇云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詩四月篇云

培尅三十九

初稅畝穀梁云初稅畝公田什一籍而不稅多賦斂說苑云晉平公好樂多賦斂也田萊

多荒詩楚茨篇云杼軸其空詩大東篇云重賦於民禹傳云侵尅小民

王莽傳云剗奴侵寢頭會箕斂漢書張耳傳云民飢重斂管子云祖賦斂甚

數太公兵法云賦斂羌胡東漢記收田畝錢續漢書靈帝云責

治官錢靈帝紀云繇役無止時徵發傾四海傳云擬班海內虛

耗戶口減半漢書昭帝贊云



暴虐四十

不戒視成謂之暴不教而殺謂之虐慢令致期謂之賊論並

語堯曰殺人忌為賊傳云晉邢侯與雍子爭也夏王滅德作威湯誥云夏

滅德也商王罪人以族商書泰誓斬艾百姓傳云齊人輪苑百姓

懍懍若崩厥角商書泰誓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商書仲虺之誥棄

五帝之德刑推三王之法籍淮南子云夏桀弃五帝三王之法也結怨于民

商書泰誓降災下民泰誓周密文峻姦軌不勝漢書景帝紀贊氏耳害虐烝

民書武成篇民不勝痛漢武故事云民泣於道漢書王莽傳云封豨其士猥

窳其民揚雄長視民如讎夫差視民如讎夫差視民如讎汚吏為虐春秋感精

符人主令急汚民泰誓毒痛四海尚書泰誓流毒下國書泰誓云剝喪元良

書泰誓云殘賊天下尚書中候云道路以目國語云厲王虐國人謗王海內無聊

荀悅漢紀論教虐是作書益敢行暴虐書泰誓囚箕子史記殷本

紀殺季歷竹書紀年云文丁殺管脩傳云楚作亂殺人奪

其餉書仲虺殺人恐弗勝韓詩外傳云殺人以興謗傳云

戒言於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記始皇焚炙無

罪墨子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剝剔孕婦好剖人心



尚書炮烙始于熨斗淮南子糟丘生於象銅柱加于難炭

泰誓帝王世紀紂為爛金為烙骨肉成沉桓子新論云紂爛金

成醢九侯帝王世紀云王生與炙翼侯帝王世紀云脯九

侯以饗諸侯禮明堂位篇紂亂酌梅酒以賜文王帝王世紀紂酌

梅酒必賜周鄩子於次睢之社傳云宋公使鄩文公用

隱太子於岡中又云焚子滅蔡用隱太虐而好劍鑄必試

之又云莒廠舉虐燒鋸斷頭又云或舍我稽事而割夏正

尚書湯誥篇云率割夏邑又湯氏割割夏邑又多方以虎充市而

視者驚世紀云紂之為微文深詆殺者甚眾史記臧宣

御史丞晝夜驗治竟致死事張敞傳云寧見乳虎無直窸戚

怒酷吏傳云窸戚流血成川號曰屠伯王隱云荀晞民之

無辜并其臣僕詩正月篇云罪罟弗收靡有夷慘詩瞻仰

蝨賊蝨疾靡有夷屈詩瞻仰

北堂書鈔卷第四十一



北堂書鈔卷第四十二

政術部

亡徵四十一

亡國四十二

亡徵四十一

山崩川竭亡之徵也

史周本記  
幽王二年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禮中庸篇

國家將亡神又降之

傳云有神降  
莘惠王問也

夏之亡也回祿信於聆

隨國語云夏

商之亡也夷羊在牧

又云商  
之亡也

鬼哭山鳴帝王  
世紀

或雨赤血也

雪

黃神嘯吟

淮南子云夏祭之時  
西老折膳黃神嘯吟

五星錯行

世紀云祭時雨

蝕祭提移

三川皆震

史記周本紀云幽  
祭處五星錯行伊洛水竭也



失玉鏡命帝書秦失金鏡尚書考亡金虎喻秦君也亡王

羊易緯云泰山失金漢有三七之厄漢武故事漢家運衰漢書

紀赤精漸微漢南記天奪之監左傳云魏公敗戎於桑天

降時喪尚書多厭孤箕服寔亡周國史記周本紀云楚矢

箕服是喪王國璣語云幽王其細已甚是先亡左傳云吳

觀于周樂伐智而專事周書云曲集之復諫而好勝韓子

為之歌篇狠而無親周書云昔縣宗狠而不限狠而不和又云狠剛而不和

大心無悔喪亂自多韓子期而不當言而不信世紀云殷

親喜淫不周于法韓子云喜淫而不用於法聽譽不待

叅驗又云用一人為門恃勢援而簡近隣又云恃交接而

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又云簡侮大臣親臣進而故臣退不

肖用事而賢良臣伏又如此者無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

戮小民而近其使又云如此懷怒息羣臣易慮又云太子

於強敵以臣怒生變周書云有巢氏以智矯法以私謀公

為后也矯法時以行也智淺薄而易見漏洩而無藏又云淺薄怯

懾而弱守蚤見而見而懦又云怯多怒而好用兵又云主



好用貪攻取而不厭又篇云后妾淫亂主母蓄妖又篇云后妻

賤而婢妾貴又篇云女子用國刑餘用事又篇云不為人

夫婢妾之言聽受玩之智用又篇云輕其嫡正庶子稱行

又篇云君不肖而太子卑而庶子尊韓子云大臣兩重父

兄眾強亡微篇云父嬰兒為君大臣專制又篇云數不專

兒為權專於臣刑專於民周書樂專於君權專於民也減爵損祿

禁罰不行又云鄒君儉魯滅爵貴臣相妬大臣隆盛亡微

也國小而家大勢輕而臣重韓子亡微命將大重任守大

尊又篇云軍出令將太大臣甚貴明黨眾強又篇云如此

士用而未作之民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又篇云

者可罷露百姓煎靡貨財又篇云好為宮室臺榭破池事

貧財者可亡也

### 亡國四十二

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書五子之赫赫宗周滅為亡國潘岳

賦祭以奢亡紂以淫敗說苑云晉平公為頭懸赤旗王孫

祭紂之赴火而死史記殷本紀周伐成周西傾揚子法言



成周而宗周既滅詩雨無正篇云宗奔南巢世紀云避宣

室漢書王倒戈而戰世紀云武帝宰諸侯瓦解而走淮南

王伐紂則丸殺豨飲血漢書王搏心大哭王莽係頸以組

解而走也奉符壘史記高祖奉王輿櫬自縛詣壘門蜀志云後主傳

征西將賜陽人地史記秦本紀為歸漢王許肅云呂戰以

軍鄧艾願黔黎而誰聽惟請死而獲可潘岳云兵竟橫噬

守置監國願黔黎而誰聽惟請死而獲可在潘岳云兵竟橫噬

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潘岳云周之亾伊洛無隻椽陳思

城孰也漢道衰則建章撤義見天下無主四十九年古

云周報三后之姓於今為庶左傳云史墨對戎成不退饑

成不遂詩雨無正篇云

北堂書鈔卷第四十二



北堂書鈔卷第四十三

刑法部

刑總一

刑者法五行

白虎通云刑所以五者法五行也

法者象四時

管子云德者德天地之也

象四時之行

象天道而行刑

刑法志云書所謂象刑也

因天討而作刑

刑法志云五行者五常之鞭策

白虎通云

刑罰威獄類天震曜

漢書志云

刑罰威獄使民畏忌

左傳云太叔對趙簡子曰為刑罰

刑者成也一成不

變

禮文王世子篇云

刑者例也質罪示終

孝經鉤命訣云刑者令也

刑以正刑

臧榮緒刑志云

刑以輔教

尸子云為刑法也

刑以明威漢書禮以



明德罰刑期無刑書大禹刑以正邪左傳云晉伐鄭楚子故設刑罰

者明有懼也白虎通云威之免故天下嚴斷刑罰以威其

淫左傳刑法所以懲過書呂刑刑法所以助治白虎通云

下必有刑罰何所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書大禹惟敬五刑

以成三德書呂刑紀之以刑國語云管子云勸之以賞賜

也齊之以刑孔叢云仲弓明慎用刑周易旅卦明慎刑罰

後漢書永平傳為青州聖君任法管子云聖君任聖王立

法韓子云聖正法直度管子云正法直明法正義尹子云

正義也法立私善不行慎子云有道之國使法民莫之犯

董安于為趙山上地有道之君而重變法韓子云治大國而

貴虛置法不變管子云黃帝之治天下以道變法慎子云

變則衰以道變刑德制臣韓子云王者置法令治民商君

法者君長也法不實使臣法令治民書立

法令若齊刑以綜真偽傳立七社云善惡相張法以制陸

梁阮子云漁人羅於淵以制梁之士也敬宗廟尊社稷韓

云荆王有竺門者法羣臣立朝廷管子云民欲之可不

大夫公子入朝蹄漸雷者御則法不可不重之也

理人情劉恭嗣准丁敬曰夫以國之脂澤韓子云賞罰者



國之大信馮奉世傳云民之鞭策民尸云刑罰者法嚴如火傳

七社云法之罰擬秋霜抱朴子云明君罰擬抑暴扶弱難

犯易避刑法志云元帝詔曰夫釋法思治堯不能正一國

韓子刑罰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篇同罪異罰非刑

也傳云曹伯之豎與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又曰鄭人商有

亂政而作湯刑又云鄭人鑄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又傳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注同上為禁令者急於未然物理論云

急之於未然寬之於已發譬為法者宜舉其要傅子云塞

之於河隄千里憂在邪官一蟻孔而

河決息掩一車治則刑重亂則刑輕刑法志云殺人者死

輅而覆乘止也傷人者刑百王之所

同未有知其所以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又

來者故治則云云刑肅俗弊禮運篇云刑肅而法重民惡說苑云殷

如於上言也刑肅俗弊俗弊則民不歸法重民惡法弃於于

街者德薄任刑文子云道狹任強國爭刑管子云夫爭強

惟刑之邇書舜典篇云邇哉其審克之書呂刑篇云五帝有流

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東觀梁統傳云是以

去臯陶作刑呂氏春秋伯夷作刑世本云伯八刑糾萬民禮



刑之刑鄭注曰又說云八曰亂周禮司寇職云以五刑糾萬民五刑糾亂民一曰

野刑上切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命糾孝四曰官職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鄭立注云糾察

也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嚴萬民之罪周禮司刑職云司刑

罪也五服三就傳云五刑五用大刑用斧鉞漢書刑

大罪陳原野刑法志云野出入不以道義者其刑墨書大傳非

出入不以道義而誦草輿服制度者其刑劓書大踰城郭

而盜者其刑臠大傳云男女不義交者其刑宮又降叛寇賊

田掠者其刑死又殺王親者辜之周禮掌戮職云凡殺王

也總麻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以疑眾殺禮王制篇云鄭玄大

注自皆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禮王制

道若至盡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禮王制作淫聲

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王制篇云擅立門絕鄰好則幽尸子

同姓以妾為妻改衣服易禮制則放尸子云孔子曰改更

刑棄灰者刑韓子偽金棄市漢書景帝六年改諸官名有

爵者殺之於甸師之周禮掌戮職云凡殺人之者路者市唯王

也戶公侯有罪聲於甸人禮文王世子刑人于市禮王制篇云



市與衆共之刑人於

北堂書鈔卷第四十三



